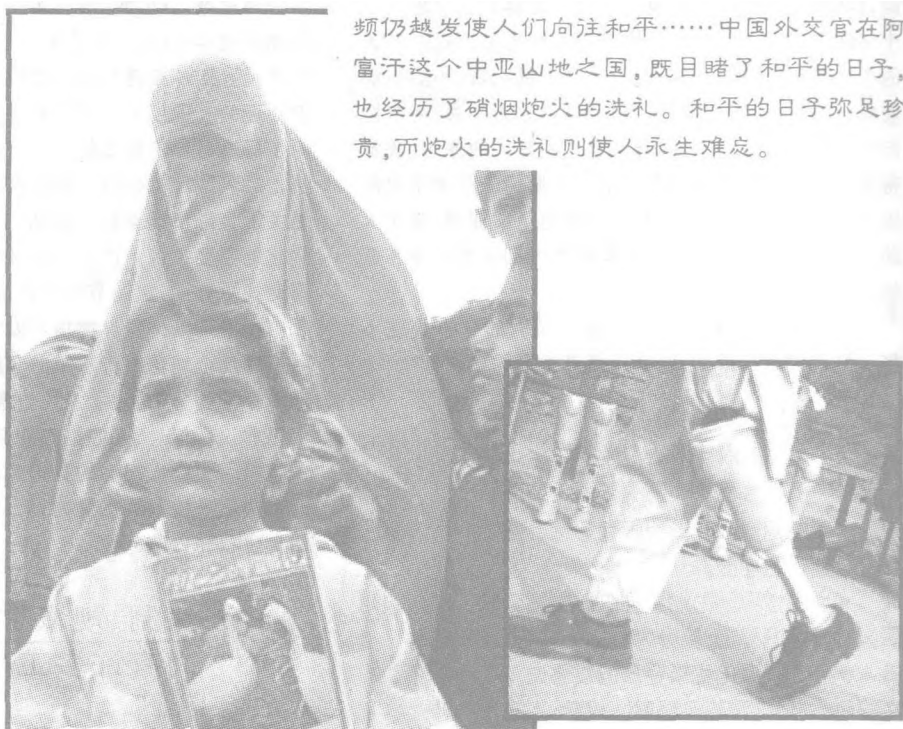


马行汉 张敏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驻阿富汗代办

高山与高原相间,战争与和平交替。战争的频仍越发使人们向往和平……中国外交官在阿富汗这个中亚山地之国,既目睹了和平的日子,也经历了硝烟炮火的洗礼。和平的日子弥足珍贵,而炮火的洗礼则使人永生难忘。



亲历阿富汗：过去的战争

马行汉

1979年：苏联入侵前后的日子

1978年塔拉基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,阿富汗就出现了各种反政府武装组织。1979年9月阿明上台后,阿富汗国内局势更趋动荡,反政府武装发展迅猛。

在苏联大兵压境,阿国内也开始出现小股苏联侵略军的形势下,阿富汗各抵抗组织将主力撤出首都和各大城市,他们从首都郊区向市内发射火箭炮弹,打击亲苏的阿明政权。处于首都的各国驻阿使馆有的也遭到炮击。

我国驻阿富汗使馆紧靠阿富汗总统府,很不安全。使馆按照国内指示,采取了一些保卫和安全措施,如用沙袋封闭门窗,人员均从楼的侧门出入,在院内的小树林中挖避难室,储备足够的粮、油(包括汽油和食用油)、菜、蛋,购置两台发电机,精减使馆人员编制,撤退部分人员回国,等等。

最紧张的是苏联军队大批入侵阿富汗前后的日子。12月上旬,苏联向阿富汗空运了一个营的兵力,严

密控制了喀布尔北部的巴格拉姆机场,一支支全副武装的苏联军队源源不断地进入喀布尔。12月24日晚,苏联开始对阿富汗大举进攻。喀布尔上空机声隆隆,震耳欲聋。25日和26日接连两天,苏联的安-22和安-12运输机昼夜不停地运送兵力和武器。据统计,苏联进行了150架次的空运。飞机就在我们使馆上空飞过,嗡嗡的声音时起时落,吵得人无法入睡。苏联就这样把四五千人和大批重型装备运进了喀布尔,使在阿的苏联军队骤增至近万人。

山雨欲来风满楼。此前一系列的异常状态就使我们意识到阿富汗可能要发生重大事件。12月27日夜,苏军进占喀布尔。就在当天下午,我还同使馆一位同志开车上街观察动静。汽车在喀布尔转了一圈,街上静悄悄的,看不到一兵一卒,情况异常。回馆后发现当晚的电视节目也很异常,不播放新闻和歌舞,只有军乐。这种异常状态持续到当晚11时许,喀布尔市内突然枪声、炮声和隆隆的坦克声大作,前后五六个小时,至12月28日凌晨3时许,喀布尔电台突然广播了已被开除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籍、流亡在苏联的阿富汗前驻捷

克斯洛伐克大使巴布拉克·卡尔迈勒的讲话录音,他宣布“美国代理人”阿明已被推翻和处决。卡尔迈勒本人被“任命”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、“革命委员会”主席兼政府总理。12月28日拂晓,喀布尔街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,行人寥寥无几。巨大的苏制坦克隆隆地在街上巡逻,从我们使馆门前驶过的坦克发出的声音把楼房窗户玻璃震得咯咯响。苏联战斗机超低空飞行,贴着屋顶、树梢呼啸而过,声音震耳欲聋,气氛十分紧张……

在漫长的苏军入侵和占领期间,我们使馆的同志在战壕式的办公室里艰苦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。

张 敏

1992年:中国大使馆成为战场

1992年1月27日,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发表了关于全面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声明,提出阿有关各方推出各自的代表,通过自由选举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,从苏联扶植的原总统纳吉布拉手中接管政权。对此,主要相关的国家也都表示支持。交权时间为当年的4月27日。但是,原抗苏组织七派却在临时政府的组成问题上迟迟未能达成一致,争吵异常激烈。经过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大力斡旋,又迫于时间的压力,才勉强在预定的交接时间的三天前达成了一致;由势力微弱的小派别领导人穆贾迪迪出面接管政权,任临时总统两个月,然后由伊斯兰协会主席拉巴尼(塔吉克族)出任国家元首,任期四个月。就在领导人们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进行谈判的同时,各派已经开始对首都喀布尔的军事渗透。4月25日,谈判达成协议的当天晚上,“伊斯兰促进会”司令马苏德(塔吉克族)的游击队即在原政府军杜斯塔姆(乌兹别克族)民兵的配合和引领下,抢先开进喀布尔市区,联手同渗透进来的伊斯兰党主

席希克马蒂亚尔(普什图族)游击队展开激烈的争夺战。双方动用了机枪、大炮乃至火箭筒。战斗持续两昼夜,整个市区炮火连天,硝烟弥漫,子弹横飞。其余各派也纷纷进城抢夺地盘,在市区的各个街道建立起40多个司令部。经过十多天的较量,四大派别瓜分了市区,形成对峙态势。希克马蒂亚尔派则被挤出城外。

中国大使馆的馆舍紧邻总统府,一度成为两派争

夺的战场。双方都曾几次闯入使馆院内,或是企图从我们馆翻墙进入总统府,或是对对方进行搜寻和追击。为了使馆的安全,我们一次次地面对他们讲道理,劝说他们立即离开。事后,仅在院内水泥地面上捡到的子弹头就有一百多个,子弹三百余发,还有手雷、信号弹和其他军用物品。

游击队入城后,首都的治安形势急剧恶化。游击队员和民兵入室抢劫、盗窃,毫无纪律可言。被大赦出狱的犯人也增加了新的不安全因素。对原政权高级官员的绑架、暗杀事件时有发生。外国驻阿使馆也常常成为他们袭击的对象,很多国家驻阿使馆的汽车都在马路上被游击队抢劫,7月24日,我馆也有一辆白色奔驰牌轿车在距使馆一公里处被三名持枪者劫走。平日,全市范围内无论白天黑夜,枪炮声不绝于耳。我馆馆舍多次有流弹飞入室内,门窗被击穿,天花板被打破。曾有两发子弹击中沙发,燃起明火,幸被及时发现扑灭。蓄水箱自动控制器的电线、电台发射天线被击断等情况也时有发生。此外,草坪上多次发现被击毙的乌鸦。市区上空原本成群的乌鸦没过几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张 敏

几国使馆人员在爆炸声中登上了专机

权力之争日趋尖锐复杂。在拉巴尼手下任国防部长的马苏德一直致力于在市区进行“军事清理”,以使首都非军事化,但却未能如愿。大小战斗一直没有中断过。希克马蒂亚尔派从8月1日至29日用火箭对首都

的持续轰击更是空前残酷。据当局的统计数字,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,市区总共承受火箭和炮弹达数千枚,平民伤亡愈万,主要街道迈旺德大街两侧的三层楼房全部变成了残垣断壁,整个城市几乎成了一片废墟。

火箭和炮弹给城市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,也对市内居民的生命安全构成巨大威胁。有的国家驻阿使馆被殃及并出现人员伤亡。驻阿使团在全体会议上一致认为,应该考虑撤走

馆内“非基本人员”的问题,共计约200人左右。此时担任临时总统的拉巴尼在会见外国使节时表示,当局愿为撤离工作提供方便。由于首都周围地区分别处于相互对立的派别控制之下,使团提出的一个又一个撤离方案(路线)都无法实施。迫不得已,有的人混杂在阿富汗老百姓之中,乘坐当地长途汽车离开了喀布尔,还有四个使馆的人员乘乌兹别克民兵的



1960年8月,陈毅元帅在喀布尔观礼台上与阿国王和首相交谈。前排左起:王后、国王查希尔、首相达乌德、陈毅元帅、本文作者之一马行汉。

军用飞机全部撤到北方城市马扎里沙里夫。

我馆也根据国内指示,决定撤离几名馆员及馆员的夫人。按照事先约定,我馆以及印度、印尼、蒙古使馆的撤离人员一道搭乘俄罗斯派来的三架专机,于8月28日离开喀布尔取道莫斯科回国。关于安全问题,俄大使与阿官方交涉的结果是,阿政府愿意做出书面停火保证;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也计划宣布28日停火。此外,这天是星期五集体礼拜日,又是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忌日,而且巴基斯坦外交国务部长坎久将在同一天来阿进行调解,因此俄大使称这一天是个“好日子”。27日晚,人们从广播中获悉伊斯兰党政治部主任赫拉尔已经发表声明,决定28日停火,以便外国人从空中撤走。大家心中感到踏实很多。

28日拂晓之前,由十几辆小轿车、面包车、大轿车、大卡车组成的车队缓缓驶进喀布尔机场。这天与往常一样,天空非常晴朗,空气十分清新,人们的心情也舒畅多了。片刻之后,第一架专机着陆了。一些人正在停机坪附近抓紧时间拍照留念。突然间,从候机厅西侧距人群约100米处发出一声巨响,一枚火箭落地爆炸了!随后,候机大楼旁边也蓦然冲起了烟柱……火箭是伊斯兰党游击队从数公里以外的山头上发射的。按照事先确定的编组,中国、印尼和部分俄罗斯人乘坐第一架专机。他们在不停的爆炸声中迅速登上飞机。飞机随即驶向跑道,并以接近45度的角度冲向天空,飞进群山之中,脱离了险境。第二架飞机因起落架被击中损坏,无法起飞;第三架因发动机被火箭引燃而被彻底烧毁。没有走成的人们在机场滞留了一夜,待第一架专机返回后才被接走。在这次火箭袭击中共有十多人受伤,但撤离行动总算是完成了。

张敏 1993年:大年初一使馆连中火箭 最后九名外交官被迫撤离

1992年12月30日,拉巴尼正式当选为阿富汗伊斯兰国第一任总统。对此各派反应不尽相同,但希克马蒂亚尔派对委员会的召开和选举结果是持强烈反对态度的。该派从12月初会议着手筹备时起就开始了喀布尔市的新一轮袭击。由于我馆靠近总统府、总理府、外交部和国家安全部等主要被袭击的目标,所以经常受到殃及。12月6日,商务处办公楼的山墙被炸开一个直径两米三的大窟窿,险些造成室内人员伤亡。1月16日和19日,该楼又连中两枚火箭。1月23日是重灾日。这一天正是我们农历大年初一,大家原定下午4时聚餐。2时,阿军总政治部主任卡努尼在阿外交部向各国使节通报战况说,向喀布尔发动火箭袭击的希克马蒂亚尔部队,已经被政府军赶到火箭射程之外的地方,因此今后喀布尔的安全就会有保障了,希望大家放心。然而,就在通报结束几分钟之后,我从



外交部回到使馆,刚一进院就听到了火箭的呼啸声和低沉的隆隆声由远而近。霎时间,已有两枚火箭打在院内的大松树上。当时,正有三名馆员离爆炸地点只有50多米,其中一人的大腿被炸起的石子击成轻伤。当他们刚跨进楼门几秒钟之后,门的上方中了一枚火箭,墙体被击穿。随后是仓库顶棚被开了个大天窗。另有一枚火箭在主楼的墙角处爆炸,震碎了该楼的所有玻璃。在半个小时之内,使馆连中五枚火箭。大家的心情一时难以平静,自然没有情绪再搞聚餐。

自阿富汗发生内战之后,国内对我馆人员的安全十分关心,多次向使馆发来慰问电报并及时对相关的工作做了具体指示。几个月之中,使馆人员在既危险又艰苦的环境下精神饱满地坚守了岗位。

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市区经常停电,少则几天,多则愈月。从井内抽水、生活照明、工作用电、夏天冰箱制冷、冬天取暖等都离不开电。使馆虽有自备的发电机,但从长久考虑,一天只能启动三次,每次一个多小时。尤其是冬季,每当晚晚上发电机停止工作之后,寒风立刻从没有玻璃的门窗袭入室内,室内一片漆黑、阴冷。这时大家就点燃汽灯、马灯或蜡烛,继续工作。馆员们根据现有的条件,发扬艰苦奋斗精神,想方设法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。年轻的公务员田洪安,每天天不亮就起床,身穿防弹衣,头戴游击队遗弃在院内的钢盔,往来于发电机房、热力房、水泵房之间,按顺序把机器发动起来,待一切运转正常之后,又到厨房为大家做饭。就这样,一个人承担了九个人的后勤保障任务。

1993年2月11日,我馆按照国内指示,撤走最后的九名外交人员。

这一天又是战斗的一天。我们乘坐的汽车,绕道穿越了双方火箭对射间的安全地带,到达了机场。阿富汗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和政治司副司长前往为我们送行。当飞机离开地面在喀布尔上空盘旋爬升时,我们从舷窗向下望去,只见市区内多处浓烟升起,有的地方甚至在燃烧。战争仍在继续。▲